

2267
A44d

名人随笔精品·怡情卷

艾馨馨 编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清风秋月怡人心

(写给读者)

这许多年，我一直患有顽固的失眠症。其原因有二：一是职业神经质——常常为与工作相关的遐思而亢奋不已，缤纷的思绪，有如“芝麻开门”的咒语，使我的心智豁然开启，于是逸兴遄飞，结果夜不成寐，精疲力尽。其二是文学神经质——不时迸发的灵感火花，溅落在思想的燧石上，燃起巨大的写作冲动，以致于辗转反侧，疲惫不堪。久而久之，积习成疾，引发出心脏、神经等诸种疾病。痛定思痛，终于省悟到是缘由精神的过度紧张，身心无法放松。说到底，是自己未有一颗平常心，即人们所说的不能“拿得起放得下”。其实，大千世界并不乏赏心悦目，怡情爽惬之事。古人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风冬有雪。”这种怡然自得的心境不能不让人颀手赞叹。当你卸却缠络于心的思绪，当你平和淡然地面对自己，你会看花花香，看月月明，看风风清，看雪雪晶。这使我明白一个

道理：那些出自名人雅士之手的怡情美文，何以会脍炙人口，百读不厌。自此，我便开始留意于抒发闲情逸致，吟咏春花秋月的名人随笔，享受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美妙。入夜，常常是一杯清茗，一卷好书，品味古人“雪夜闭门读闲书”的怡然自得。说来有趣，而今失眠，看些轻松愉悦的美文，便会酣然入睡。这使我惊喜不已。难怪时下有人提出“文学疗法”之说。抑或文学作品真的可以疗疾。如此一想，不仅窃喜：倘若这本怡情随笔有幸为哪位读者所有，即便不能疗疾，也定然会怡神。这或许是一件功德之事吧！

编选者于鸣凤堂

目 录

RSKWQSL

• 艾 馨 馨	清风秋月怡人心(写给读者)	(1)
• 丰子恺	学画回忆	(1)
• 韦素园	小猫的拜访	(7)
• 巴 金	鸟的天堂	(9)
	小狗包弟	(12)
• 叶圣陶	藕与莼菜	(17)
	天井里的种植	(20)
• 叶灵凤	心灵的安慰	(25)
	家园纪事	(28)
• 冯沅君	清 音	(31)
• 冯骥才	珍珠鸟	(36)
• 老 舍	小麻雀	(39)
• 李 敖	红玫瑰	(42)
• 李霖野	花鸟昆虫创造的奇境	(46)
• 何立伟	白色鸟	(51)
• 何其芳	雨 前	(58)
• 何家槐	枇 杷	(60)
• 余光中	何以解忧	(66)
• 张秀亚	雪·紫丁香	(79)
• 张晓风	花 香	(84)
• 张爱玲	公寓生活记趣	(87)

• 陈 源	听 琴	(93)
• 陆 蠡	红 豆	(98)
• 茅 盾	谈月亮	(100)
• 林语堂	我的戒烟	(106)
	买 鸟	(111)
• 周作人	鸟 声	(117)
	喝 茶	(119)
• 柯 灵	酒	(122)
	野 渡	(128)
• 俞平伯	雪晚归船	(131)
	打橘子	(133)
• 夏 衍	野 草	(138)
	旧家的火葬	(140)
• 铁 凝	草戒指	(144)
• 钱钟书	说 笑	(149)
• 徐 讷	住的问题	(152)
• 唐 敏	月亮的海	(159)
	女孩子的花	(163)
• 鲁 迅	秋 夜	(169)
	狗·猫·鼠	(171)
• 鲁 彦	父亲的玳瑁	(179)
• 臧克家	炉 火	(187)

学画回忆

丰子恺

我七八岁时入私塾，先读“三字经”，后来又读“千家诗”，“千家诗”每页上端有一幅木板画，记得第一幅画的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那里耕田，后来我知道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但当时并不知道画的是甚么意思，只觉得看上端的画，比读下面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有趣。我家开着染坊店，我向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来，溶化在小盅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自以为得意。但那书的纸不是道林纸，而是很薄的中国纸，颜色涂在上面的纸上，渗透了下面好几层。我的颜料笔又吸得饱，透的更深。等得着好色，翻开书来一看，下面七八页上，都有一只红象，一个蓝人和一片紫地，好像用三色版套印的。

第二天上书的时候，父亲——就是我的先生——就骂，几乎要打手心；被母亲不知大姊劝住了，终于没有打。我哭了一顿，把颜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了。晚上，等到父亲上鸦片馆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颜料盅子，叫红英——管我的女仆——到店堂里去偷几张煤头纸来，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洋油灯底下描色彩画。画一个红人，一只蓝狗，一间紫房

子……这些画的最初的鉴赏者，便是红英。后来母亲和诸姊也看到了，她们都说“好”；可是我没有给父亲看，防恐害骂。

后来，我在父亲晒书的时候，看到了一部人物画谱，里面花样很多，便偷偷地取出了，藏在自己的抽斗里。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上去给红英看。这回不想再在书上着色；却想照样描几幅看，但是一幅也描不像。亏得红英想工好，教我向习字簿上撕下一张纸来，印着了描。记得最初印着描的是人物谱上的柳柳州像。当时第一次印描没有经验，笔上墨水吸得太饱，习字簿上的纸又太薄，结果描是描成了，但原本上渗透了墨水，弄得很齜齜，曾经受大姊的责骂。这本书至今还存在，我晒旧书时候还翻出这个弄齜齜了的柳柳州像来看：穿着很长的袍子，两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起头作大笑状。但周身都是斑斓的墨点，便是我当日印上去的。回思我当日首先就印这幅画的原因，大概是为了他高举两臂作大笑状，好像父亲打呵欠的模样，所以特别感兴味罢。后来，我的“印画”的技术渐渐进步。大约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我在另一私塾读书了），我已把这本人物谱统统印全。所用的纸是雪白的连史纸，而且所印的画都着色。着色所用的颜料仍旧是染坊里的，但不复用原色。我自己会配出各种间色来，在画上施以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塾的学生看了都很欢喜。大家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而且大家问我讨画，拿去贴在灶间里，当作灶君菩萨；或者贴在床前，当作新年里买的“花纸儿”。

那时候我们在私塾中弄画，同在现在社会里抽鸦片一样，是不敢公开的。我好像是一个土贩或私售灯吸的，同学们好像是上了瘾的鸦片鬼，大家在暗头里作勾当。先生在馆的时候，我们的画具和画都藏好，大家一摇一摆地读“幼学”书。等到下

午，照例一个大块头来拖先生出去吃茶了，我们便拿出来弄画。我先一幅幅地印出来，然后一幅幅地涂颜料。同学们便像看病时向医生挂号一样，依次认定自己所欲得的画。得画的人对我有一种报酬，但不是稿费或润笔，而是种种玩意儿：金铃子一对连纸匣；掇空老菱壳一只，可以加上绳子去当作陀螺抽的；“云”字顺治铜钱一枚（有的顺治铜钱，后面有一个字，字共二十种。我们儿时听大人说，积得了一套，用绳编成宝剑形状，挂在床上，夜间一切鬼都不敢走近来。但其中，好像是“云”字，最不易得；往往为缺少此一字而编不成宝剑。故这种铜钱在当时的我们之间是一种贵重的赠品），或者铜管子（就是当时炮船上用的后膛枪子弹的壳）一个。有一次，两个同学为交换一张画，意见冲突，相打起来，被先生知道了。先生审问之下，知道相打的原因是为画；追求画的来源，知道是我所作，便厉声喊我走过去。我料想是吃戒尺了，低着头不睬，但觉得手心里火热了。终于先生走过来了。我已吓得魂不附体；但他走到我的座位旁边，并不拉我的手，却问我“这画是不是你画的？”我回答一个“是”字，预备吃戒尺了。他把我的身体拉开，抽开我的抽斗，搜查起来。我的画谱、颜料，以及印好而未着色的画，就都被他搜出。我以为这些东西全被没收了：结果不然，他但把画谱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张一张地观赏起来。过了好一会，先生旋转头来叱一声“读！”大家朗朗地读“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这件案子便停顿了。我偷眼看先生，见他把画谱一张一张地翻下去，一直翻到底。放假的时候我挟了书包走到他面前去作一个揖，他换了一种与前不同的语气对我说，“这书明天给你。”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对我说：“你

能照这样子画一个大的么？”我没有防到先生也会要我画起画来，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支吾地回答说“能”。其实我向来只是“印”，不能“放大”。这个“能”字是被先生的威严吓出来的。说出之后心头发一阵闷，好像一块大石头吞在肚里了。先生继续说：“我去买张纸来，你给我放大了画一张，也要着色彩的。”我只得说“好”。同学们看见先生要我画画了，大家装出惊奇和羡慕的脸色，对着我看。我却带着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时我挟了书包和先生交给我的一张纸回家，便去向大姊商量。大姊教我，用一张画方格子的纸，套在画谱的书页中间。画谱纸很薄，孔子像就有经纬格子范围着了。大姊又拿缝纫用的尺和粉线袋给我在先生交给我的大纸上弹了大方格子，然后向镜箱中取出她画眉毛用的柳条枝来，烧一烧焦，教我依方格子放大的画法。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铅笔和三角板、米突尺，我现在回想大姊所教我的画法，其聪明实在值得佩服。我依照她的指导，竟用柳条枝把一个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画谱上的完全一样，不过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大。我伴着了热烈的兴味，用毛笔钩出线条，又用大盆子调了多量的颜料，着上色彩，一个鲜明华丽而伟大的孔子像就出现在纸上。店里的伙计，作坊里的司务，看见了这幅孔子像，大家说：“出色！”还有几个老妈子，尤加热烈地称赞我的“聪明”，并且说：“将来哥儿给我画个容像，死了挂在灵前，也沾些风光。”我在许多伙计、司务和老妈子的盛称声中，俨然成了个小画家。但听到老妈子要托我画容像，心中却有些儿着慌。我原来只会“依样画葫芦”的。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枪花，把书上的小画改成为我的“大作”；又全靠那颜色的文饰，使书上的线描一变而为我的“丹青”。格子放大是大姊教我的，颜料是染匠司务

给我的，归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旧只是“依样画葫芦”。如今老妈子要我画容像，说“不会画”有伤体面；说“会画”将来如何兑现？且置之不答，先把画缴给先生去。先生看了点头。次日画就一粘贴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学生们每天早上到塾，两手捧着书包向它拜一下；晚上散学，再向它拜一下。我也如此。

自从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发表以后，同学们就给我一个绰号“画家”。每天来访先生的那个大块头看了画，点点头对先生说：“可以。”这时候学校初兴，先生忽然要把我们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买一架风琴来，自己先练习几天，然后教我们唱“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的歌。又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学体操。我们都很高兴。有一天，先生呼我走过去，拿出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来，和蔼地对我说：“你给我在黄布上画一条龙，”又翻开书来，继续说：“照这条龙一样。”原来这是体操时用的国旗。我接受了这命令，只得又去向大姊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龙放大，然后描线，涂色。但这回的颜料不是从染坊店里拿来，是由先生买来的铅粉、牛皮胶和红、黄、蓝各种颜料，我把牛皮胶煮溶了，加入铅粉，调制各种不透明的颜料涂到黄布上，同西洋中世纪的 fresco 画法相似。龙旗画成了，就被高高地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通过市镇，到野外去体操。此后我的“画家”名誉更高；而老妈子的画像也催促得更紧了。

我再向大姊商量。她说二姊丈会画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关子”。我到二姊丈家，果然看见他们有种种特别的画具：玻璃九宫格、擦笔、conte、米突尺、三角板。我向二姊丈请教了些画法，借了些画具，又借了一包照片来，作为练习的范本。因为那时我们家乡地方没有照相馆，我家里没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回家以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埋头用擦笔

照相画中。这是为了老妈子的要求而“抱佛脚”的；可是她没有照相，只有一个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她的脸上去，没有办法给她画像。天下事有会巧妙地解决的。大姊在我借来的一包样本中选出某老妇人的一张照片来，说：“把这个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们的老妈子了。”我依计而行，果然画了一幅八九分像的肖像画，外加在擦笔上面涂以漂亮的淡彩：纷红色的肌肉，翠蓝色的上衣，花带镶边；耳朵上外加挂上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老妈子看见珠耳环，心花盛开，即使完全不像，也说“像”了。自此以后，亲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画容像。活着的亲戚也拿一张小照来叫我放大，挂在厢房里；预备将来可现成地移挂在灵前。我十七岁出外求学，年假、暑假回家时还常常接受这种义务生意。直到我十九岁时，从先生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的论著，方才把此业抛弃。到现在，在故乡的几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间，我的擦笔肖像画家的名誉依旧健在；不过他们大都以为我近来“不肯”画了，不再来请教我。前年还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来，哀求地托我写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没有画具，况且又没有时间和兴味。但无法对她说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馆里，托他们放大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后遂无问津者。

假如我早得学木炭写生画，早得受美术论著的指导，我的学画不会走这条崎岖的小径。唉，可笑的回忆，可耻的回忆，写在这里，给学画的人作借镜罢。

小猫的拜访

韦素园

是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一位大学生走进我的病房。

这时候住院的只有两个人：他和我。他病很轻，我此时却不能起床，屋外异常阴黑，雷闪交作着猛急的雨水，从高山流下，打着这山中病房的墙脚，好像要将打塌毁似的。难言的寂寞啊！

——你怕鬼吗？——突然他说。

我当时一笑。

——你知道，在你住房西边，有一个坟场，一座坟，五间看房，但这屋子这几乎是不住人了。——他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向我略略看了一下。——几年前，一个冬天，那里面曾住了一个男子和一个中年妇人，但过了一夜，他们便不再起来了。以后有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也是这样死在那里的。有人说是被煤烟熏毁的，但这里乡下人却都相信有鬼。

我刚听完这些话，不知为什么立刻满身大麻，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神情。

——你怕鬼吗？——他也现出不安似的说。

——是。——我这样回答。

——唉唉，实在不该告诉你这些话。——他说着，一面起身告别。

外面依然是风、雷、闪以及那笼罩四野的阴黑。

一连几夜我都失眠，心神不安。

我病的很重，我常常想，这鬼的事自然不可靠，然而几个死者，却无论如何是真实的了，我感觉到自身快和他们接近。

我很想活着，因而我很苦恼。

一个阴黑的晚上，又是雨天了。

灯熄后，我脸向外，迎着南窗子睡下，我老是想，唉唉，有个“东西”要从背后进到我屋里来了。

我越想越害怕，身子越向被里缩。

最后果然听到有极微的声音：嗒嗒……

我这时心中真害怕，连动也不敢一动。

“咚！”——这个东西竟来到我床上了。我盖的是夹被，隔被触到它，哦，哦，我明白了，这原来是医院里的小猫，不知它是怎么进来的？也许门没有关好。

我伸出手来抚摸着它，心里高兴极了。

我感觉到，在这个小小的病室里，此刻是有了两个生命了。

——猫！你在这山间也寂寞吗？

它不做一声，紧伏床边，连续地打呼。

唉唉，外面的雨仍然在下。

我抚摸着它，我感觉我的生命在这黑夜里是这样暗暗地消去。

鸟的天堂

巴 金

在 N 的小学校里我们吃过了晚饭。热气已经退了。太阳落下了山坡，只留了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在山头，在树梢。

“我们划船去！”N 提议说，那时候我们大家站在校前的池畔，看那山景。

“好，”别的朋友很高兴的接口说，我也跟着赞同了。

我们走过一条石子路，很快地就到了河边。那里有一个茅草的水阁，穿过它，在河边大树下我们发见了几只小船。

我们陆续跳在一只船上，一个朋友解开了绳，拿起竹竿一拨，于是船缓缓地动了，向着河中间流去。

三个朋友划着船，我袖手坐在船中望四周的景致。

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那面，许多绿树拥抱着它，在这附近很少有那样的塔，那里是朋友 Y 的家乡，我明天就要到那里去，登那山，上那塔。

河面是很宽的，白茫茫的水上没有一点波浪。船平静地在水面流动。三只桨有规律地在水里拨动，那声音送进耳朵去就像一曲音乐。

在一个地方河面变窄了。一簇簇的绿叶突到水面来。那树叶真绿得可爱。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但我却看不出它们的树干在什么地方。

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我的错误马上就给朋友们纠正了，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另一个朋友说那里的榕树是两株。我看见过不少的大榕树，但像这样大的榕树我却是第一次看见。

我们的船渐渐逼近那榕树了。我便有机会看见它的真面，真是一株大树，枝干的数目是不可计数的。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进入了土里。一部分的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株大树躺卧在水面一般。

这时候正是榕树茂盛的时期。（树上已经结了小小的果实，而且许多落下来了）。它现在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面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船在树下泊了片刻，岸上很湿，我们没有上去。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窠，农民不许人去捉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但等我的眼睛注意地去看那里时，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儿。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像许多根木桩。土地是湿的，大概潮涨时河水时常会冲上岸去，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儿，我不禁这样想。于是船开了。一个朋友拨着船，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

在河边田畔的小径上有几株荔枝树。绿叶丛中垂着累累的红色果实，映到我们的眼帘来就带了大的引诱性。我们的船就往那里流。一个朋友拿起桨把船拨进一条小沟。在那小径

边旁，船停住了，我们都跳了上岸。

两个朋友很快地爬到树上去，从树上抛了几枝带叶的荔枝下来，我们接着，我和N和Y三个人站在树下，就剥开几个来吃。等他们下地来时，我们大家一面吃着荔枝，一面回到船上去。这荔枝还没有成熟，大家后来都不想吃了。

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Y的家乡去，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从N的小学校出发，我们又经过那“鸟的天堂”。

这一次是在早晨，阳光照耀在水面上，在树梢，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我们也把船在树下泊了片刻。

起初四周是静寂的。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朋友N把手一拍，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了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在拍掌。很快地这树林就变得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树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

我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真是应接不暇，看清楚了这只，又看落了那只，看见了那只，第三只又飞起了。一只画眉鸟飞了出来。给我们的拍掌声惊吓着，又飞进了树林，站在一根小枝上兴奋地叫着，那歌声真好听。

“走罢！”Y催促着说。

当小船向着高塔下面的乡村流去的时候，我还回头去看那被抛在后面的茂盛的榕树，我感到一点儿的留恋的心情。昨天是我的眼睛骗了我。那“鸟的天堂”的确是鸟的天堂啊！

小狗包弟

巴 金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吟。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去，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